

中國留學生到柬埔寨演“假綁架”騙家人

一名留學新加坡的中國大學生飛到柬埔寨拍攝“被綁架”的影片，讓歹徒傳給自己的家長勒索，詐團開價5百萬人民幣(專題)，家長只付出3.3萬元人民幣就發現受騙。受騙大學生在柬埔寨媒體上表示，他是掉進柬埔寨詐騙集團的圈套，才會配合演出，不少網友評論“怎麼這麼傻”，但也有更多人直指“他不是傻，是壞，連自己的家人也騙。”“就去當騙子吧，不用救了。”

當事人是新加坡管理大學金融碩士一年級學生，來自中國，他3日接受柬埔寨媒體訪問，描述自己受騙的經過。他表示8月3日接到陌生男子電話，全程用中文溝通，對方自稱是新加坡移民(專題)警察，掌握其身分及多項犯罪紀錄。

對方還要他聯繫“中國警方”、“新加坡警方”與“政府人員”，學生指，當時因為害怕，“沒有考慮，馬上相信對方”，對方要求他到柬埔寨自拍綁架短片，他也聽命配合，8月10日他到了柬埔寨，在一間旅館中拍攝自己遭到綁架的影片。

詐騙集團告知這影片將用於“教育與宣傳”，還要求他每天6次彙報個人活動。他也照做，拍攝“被綁架”影片傳給對方。

留學生(專題)說，“沒想到”詐騙集團把綁架影片傳給他的母親，勒索500萬人民幣，之後他母親交出3.3萬人民幣，心急的家人同時向中國與新加坡當局報警，新加坡警方隨即查出他已出

境到柬埔寨，家人遂向中國駐柬埔寨大使館和柬埔寨警方求助，8月15日，留學生的父親和柬埔寨在柬埔寨商場找到正在逛街的他。“直到此時”，留學生才發現自己受騙了。

留學生在鏡頭前表示：“我為自己的愚蠢行為感到非常後悔。而且，我上當受騙後，不僅加以隱瞞，還向家人和警方求助。”他呼籲海外中國留學生一定要警惕，遇到類似狀況必須報警或告知家人，他也對柬埔寨、中國和新加坡警方，以及中國駐柬埔寨大使館等單位的協助表示感謝。

中國網友對此新聞紛紛評論，“自動送上門到柬埔寨，怎麼這麼傻？”“不是一般的傻，他還是自由人，沒有被控制人身自由。”“智商呢？”“這人心里有鬼，肯定干了一些違法的事，正常人怎麼會被這種電話詐到？”“可能他確實有把柄。”“不是傻，是壞吧，真的被騙了，還是騙別人。”“叛逆富二代自導自演，想從家里搞零錢花？”“新聞里沒說的事，給他留面子了。”



留學生(專題)說，沒想到詐騙集團把綁架影片傳給他的母親，勒索500萬人民幣，之後他母親交出3.3萬人民幣，心急的家人同時向中國與新加坡當局報警，新加坡警方隨即查出他已出

“搶銀行”！加拿大徹查華人銀行

加拿大(專題)財政部長弗里蘭在2022年11月發函警告加拿大第一財富銀行創辦人成生林及其公司華裔(專題)股東歐陽元森及陳茂華等3人恐受中國政府影響，可能讓銀行涉嫌參與洗錢活動。

今年4月弗里蘭再次警告該銀行，要求銀行應立即停止與成、歐陽、陳等3人所有業務往來，另外要求3人出售該銀行所有股份，並接受調查。

對此，港媒《大公報》批評加國政府此舉根本是以國家安全概念，打擊中國企業發展，而中共官方喉舌《環球時報》今(11)日也以「麥卡錫主義」的延伸，批評加拿大政府作為，刻意施壓。《環球時報》還痛罵加拿大政府此舉無異于「搶銀行」。

弗里蘭早在2022年11月就已警告成生林及2名華裔股東，聲稱3人恐受中國政府影響，致使加拿大第一財富銀行參與洗錢活動，而3人在接獲警告後，便辭去銀行董事一職。今年4月24日，弗里蘭二度發函要求加拿大第一財



華人企業家曾大力支持杜魯多政府

富銀行需儘快終止與上述3人業務往來，3人也不得于銀行擔任任何職務。

此外，弗里蘭也要求成生林及2名華裔股東出售其所持有的銀行股份，並要求銀行須立即祭出安全措施，包含針對員工進行通訊檢查、將總部遷址、禁止使用中國通訊軟體微信等手段，也要求銀行聘僱第三方監督機構，檢討內部安全、反洗錢、反恐防法法規。

目前，無法確認成生林是否出售其手中所有股份，成生林僅透過委任律師表示，將會儘快與政府達成協議。弗里蘭旗下發言人則表示，礙于政府身份，不便做出任何評論。

加拿大財政部針對中國人創辦銀行祭出此手段，引起中國人強烈不滿。《大公報》直接撰文批評加拿大政府透過國安概念，打擊中國企業在加拿大的正常經營，並聲稱此3人並未實質犯罪證據，究竟有何國安問題。

加拿大政府遭質疑刻意針對中國企業。中國官媒《環球時報》更直接以「臭名昭著的麥卡錫主義陰魂不散，並且正在北上加拿大」批評，怒斥加國政府忽視中國人在加拿大努力多年才得來的社經地位，直言中國人的財產在加拿大不受保護，將影響更多在加拿大努力的中國同胞。

中國新一代非移在美國：“走綫”之後 從零開始

Mike 在洛杉磯送外賣。今年上半年，他帶著12歲的兒子“走綫”進入美國。

29歲的李晴來美國兩個月了。她的住處不起眼，但在這附近卻無人不知。想要找到這里，只需要在谷歌地圖里輸入“丁胖子”，導航就會把你帶到距加州洛杉磯往東大約15分鐘車程，蒙特利公園市(Monterey Park)的一座美食廣場。廣場上有賣煎餅果子的中餐廳、草藥店、照相館、移民中介。小店的招牌上都寫着漢字，不一定有英文名——即使有，也很少有顧客在意。在這里稍微駐足，就可能有人中介上前招攬生意：是剛來的嗎？是拿旅遊簽證，還是走綫來的？

李晴屬於後者。去年以前，幾乎沒人聽說過“走綫”這個詞。今年6月，李晴和丈夫帶著5歲的兒子翻山渡海，穿越拉美9個國家，再從墨西哥北邊越境進入美國時，已有至少1萬多名中國人走過了同樣的旅程，還有更多人在來的路上——因為這條橫跨美洲大陸5000多公里的偷渡路線需要穿越一座原始雨林，多數人只能靠雙腳走，所以稱為“走綫”。

這個位于加州蒙特利公園市的美食廣場人稱“丁胖子廣場”，距離洛杉磯市中心約15分鐘車程。這里是許多華人到美國後的第一站，也被稱為移民的“新手村”。攝影：Mengyu Dong

丁胖子廣場是許多華人到美國後的第一站，也被稱為移民的“新手村”。據說一位姓丁的老闆在這里開飯館挖到了第一桶金，廣場因此得名。如果在美國有家人，或者找到穩定的工作，人們在這里短暫落腳後就會離開。但許多“走綫”來美的新移民都沒有家人可以投奔，在站穩腳跟前，他們就一直住在丁胖子，把這里當作美國的大本營。

李晴住的家庭旅館，與丁胖子廣場僅有一街之隔。這些房子以前有的是整體出租的，但近幾個月，因為走綫來的人多了，房子也被改造了：一室一廳擺着8到10張單人床，男客住客廳，女客睡臥室。每張床每晚收取幾美元到十幾美元不等的費用，房東通常不問租客姓名，也不看證件，交現金就能住。沿街的大鐵門很少上鎖，推門走進來，眼前是一個長方形的庭院，左右手邊各有幾階鐵制樓梯，踩在上面會發出空洞的悶響。樓梯的扶手已經生鏽，有些地方挂着租客的T恤和襪子，安靜的時候能聽到滴滴答答的水聲。樓梯上下約有20多戶，有的門前挂着褪色的春聯和燈籠。房門總是開着，人多的時候，常有人探頭進來問：“有床位嗎？”

李晴一家人從亞利桑那州的移民監出來以後不久，她就這里租了床位，小孩交給一位遠房親戚照顧，丈夫則在從這往東幾十公里車程的一間種植大麻的農場上班，負責搭建料大棚。兩個人都沒有固定的休息日，多做工就多賺錢。她在一間倉庫工作，負責給包裹分類並貼上正確的標籤。大部分包裹都是從中國寄來的商品，從電子產品到玩具都有。有時她會摸一摸包裹的形狀，猜猜里面裝的是什麼。

這里每小時的工資是15美元。倉庫老闆和同事都是中國人，沒有人問她要工作許可，她也心照不宣地沒有提及自己“走綫”的經歷。“網上罵‘走綫’的人很多，好像我們就是來美國當蛀蟲的，”李晴說，“所以如果有人問，我一般都說自己是來旅遊的。”在家庭旅館，她也早出晚歸，天沒亮就起來洗漱，用兩分鐘的時間下樓，穿過丁胖子廣場，坐完70號公交再換地鐵A線，在長灘市北邊下車。運氣好的時候，會有同事開車捎她一程，不然她就需要再走15分鐘才到倉庫。

加州蒙特利公園市的一間家庭旅館，房東在客廳里貼上告示，不允許在屋內打電話。攝

影：Mengyu Dong

晚上，等她回到家旅館時，通常已經過了晚餐時間。她會從洗碗池里撈出一口小鍋，煮一把掛麵，燙幾根青菜，再加點火鍋肉片和“老乾媽”，就是一頓飯。偶爾休息的時候，她會坐在樓梯旁邊的扶手椅上，一邊曬太陽，一邊看短視頻學英語。她很少和人說話，室友換了一批又一批，大部分人她連名字都叫不出來。

“最近來的人太多了，這里工作不好找。特別是帶着小孩，很難，”她說。現在，她唯一的希望就是丈夫能換一個近一點的工作，一家人儘快租個房安頓下來，或者一起到外州去。

雨林

“感受過自由，就不想回去做奴隸。”最初是李晴丈夫提議“走綫”的。疫情前，他在湖北的富士康組裝蘋果手機，每個月收入約4000人民幣。李晴也在富士康工作過，每天要拋光上千部手機的鋁制外殼。後來她因為視力下降和偏頭痛的原因離開了工廠。疫情爆發後，李晴的丈夫被遣散。在時緊時松的“清零政策”下，他盡力尋找打零工的機會，在倉庫卸過貨，也送過外賣，有活干就賺錢，趕上疫情封城就只能躺平。後來工廠恢復生產，他卻不想再回去了。“感受過自由，就不想回去做奴隸，”他說，希望“潤”去一個經濟前景更好，政治上更自由的國家。

他考慮過找蛇頭偷渡。他聽朋友說，找福建蛇頭可以辦理日本或歐洲的簽證，辦下來就能直接飛到墨西哥，接下來出海關、翻越美墨邊境都會有人打點好，“自己跟着走就行了”。但走這樣的路線每個人要花30多萬人民幣，一家三口承受不起。直到去年，李晴的丈夫在YouTube上看到一個中國人在墨西哥扒火車偷渡美國的視頻，後來他在抖音上也刷到“走綫”，只要看完一個視頻，算法就會不斷推薦相似的內容。在視頻的評論區，有人說這條路線，每個人的開銷可以控制在六七萬人民幣以內。他覺得自己被甚么東西擊中了。“以前覺得去日本也行，去新加坡也行，從來沒覺得美國離自己這麼近。”

但一家人能走到美國，他覺得還是要歸功于李晴。從決定走綫到出發前，李晴在Telegram上的走綫群裡待了好幾個月，把能找到的信息細細地記下來：在哪里換匯，怎么聯繫蛇頭，進雨林做哪些準備才能最大限度保障安全……然而在這條綿延幾千公里的偷渡之路上，甚么樣的準備都做不到萬無一失。在達連隘口，一些嚮導為移民提供馬匹，每個人需要花費1000至1500美元。

在雨林入口，李晴花了1500美元，為自己和兒子雇了嚮導和馬匹。她丈夫為了節省，堅持走了另一條更便宜、但更危險的路。這座雨林名為達連隘口，位于巴拿馬和哥倫比亞之間，長約100公里，由大片沼澤、森林與河流組成。泛美公路本來要從這里穿過，將北美的阿拉斯加和南美的阿根廷通過公路連接起來；但這里生態脆弱，地形複雜，修建公路成本太高，於是這片雨林成了長達3萬公里的泛美公路中間唯一的斷檔。

進雨林的第二天，李晴的丈夫和幾十位講

西班牙語的偷渡客一起拽着繩索蹣跚過一條河，放在揹包里的手機泡了水，打不開了。沒有手機就意味着無法和妻子聯繫，也用不了谷歌翻譯軟件，只能靠比劃和同伴交流。第三天，他因為膝蓋扭傷而掉了隊。他試圖跟着別人的腳印走，但下雨後小河漲水沖掉了腳印，他很快就迷了路。落單的他往雨林里來來回回找路時，突然發現一條小徑旁邊橫着兩個人的遺體，已經微微發臭。

天色漸暗，他坐在河邊，覺得自己也許再也見不到妻子和孩子了——他很害怕這個想法，但越害怕，想法就越在他腦子裡轉。這時候他聽不到不遠處有人的腳步聲和交談的聲音，是一隊南美的移民。他大喊：“Amigo! Amigo!”——朋友，這是他路上學會的三個西班牙語單詞之一。他加入了這隊人，還把身上帶的食物和水都分給了同伴。第四天，在雨林另一端巴拿馬的難民營里，他見到了等在那里的妻子和兒子。

後來，一家三口從危地馬拉進入墨西哥東南部的恰帕斯州後，從那里兩次試圖坐大巴北上，都被墨西哥警方攔下。他們只得聯繫當地蛇頭，希望走水路離開。在蛇頭的安排下，一家人趁天黑出發，在港口登上一艘快艇。小船上擠着大約15個同伴，大部分是中國人。冰冷的海水打在身上，人們的衣衫全部濕透，兒子靠在爸爸懷裡咳嗽不停。

船在太平洋上航行了10多個小時，快要靠岸的時候，一位同伴試圖抓住孩子的救生衣幫他下船，但救生衣太大了，沒有系緊，孩子一下就掉進了海里。還沒等李晴回過神來，她丈夫已經一躍而下，從後面抱住在水中掙扎的兒子，把他托舉起來，李晴趕快抓住兒子的手，把他拖回了船上。孩子被海水嗆得涕淚橫流。

“他一路都沒有叫過苦，”李晴的丈夫後來紅着眼回憶，“真讓人心疼。”

2023年4月1日，美國德州弗龍頓，數十人從墨西哥越過里奧格蘭德河偷渡到美國，一名來自中國的移民在邊境巡邏集結地替三個月大的嬰兒換尿布

為自己而活

李晴一家在路上跋涉時，51歲的Lei已經住進丁胖子廣場附近的家庭旅館了。

出發的那天，她穿着自己最漂亮的衣服，拎了一個假的名牌包，儘量打扮成出國旅遊的闊太太，忐忑不安地排隊等待辦登機手續。對選擇“走綫”的人來說，第一步是想辦法飛到厄瓜多爾。這是簽證政策最寬鬆的南美國家之一，中國遊客可以免簽入境。但隨着“走綫”人數激增，從國內直飛厄瓜多爾很容易被邊檢攔下，因此Lei和許多人一樣從第三國轉機。此外，按照國際慣例，如果乘客到了目的地無法順利入關，航空公司可能要承擔送乘客回出發地的費用。最近一年多，各航司對前往免簽國的中國旅客加強了審查。

在她前面排隊的也是中國人，一位中年男子穿着衝鋒衣，揹着越野行囊，行李很少——Lei看着他，心里緊張極了，因為這樣的打扮往往會引起航司地勤的懷疑。果然，航空公司拒絕為這位旅客辦理登機手續，並且把排在他身後幾個

持中國護照的旅客全部攔了下來。

去年偶然看到“走綫”視頻之前，Lei覺得自己的人生已經不會再有什么變化。90年代從單位下崗後，Lei一直承擔着照顧的角色：洗衣做飯，帶小孩，照顧生病的親戚；丈夫在家請人聚會喝得爛醉，她就默默收拾煙蒂和散落一地的酒瓶。Lei的丈夫有一間小公司，接一些當地政府的工程項目。但即使是在家經濟相對寬裕的時候，Lei也很少感受到丈夫的體貼。有一次一家三口出去逛街，丈夫對她說：“孩子想要的我買，你想要的你自己買。”

孩子上學後，Lei想要開一間小店，但丈夫不願意出錢支持她。“他臉上那種嫌棄的表情我到現在都記得”。她拉着丈夫坐下，“然後我把從我手里花出去的錢一筆一筆列出來，我讓他看：是不是每一筆都是為了這個家？有哪一筆是花在我自己身上的呢？”

疫情後，丈夫的生意急轉直下，很難辦到項目，脾氣變得暴躁。從她的穿着到待人接物的方式，丈夫每一樣都要挑剔。“在家里那幾年，我過的是很沒有自信的日子，”Lei說，“我的付出他從來看不到。”

丈夫是家里最小的孩子，上面有三個姐姐。每年春節，Lei都要把家里打掃得一塵不染，做一大桌年夜飯，迎接丈夫的家人一起過年。有一次，丈夫和姐姐在客廳里說話，她藉口上廁所，在衛生間里躲清靜。過了一會，丈夫過來敲門催促：“干甚么呢？快出來陪大家聊天。”

人過中年，孩子也長大了，Lei想要出去找工作，但求職異常艱難，再過幾年她就要滿55歲的法定退休年齡，“到時候想去超市當營業員都沒人要了。”去年，她在抖音刷到一段又一段“走綫”視頻，開始想像自己在異國他鄉能過的另一種人生。在過了50歲生日不久後，她終於下定決心離開：“以前的日子我過夠了。50歲以後的人生，我想為自己而活。”

在登機失敗後，Lei臨時想辦法換票飛往泰國，從泰國轉飛土耳其，然後飛厄瓜多爾。她從厄瓜多爾越境進入哥倫比亞，開始了她的“偷渡”之路——一旦過了這條國界，她就不再擁有合法身份，處處要小心移民執法。她和十幾個路上結識的“隊友”一起，穿越雨林後一路坐大巴北上。

到墨西哥北部的時候，丈夫發來一條微信，問她什麼時候回家。她發去一個微信定位，定位顯示她在“下加利福尼亞州”，這是墨西哥最北端的州，與美國加州的聖地亞哥市接壤。而丈夫只注意到“加利福尼亞”這幾個字，就以爲她到了美國。

“他自始至終以爲我只是出國來旅遊的，”Lei說，“他覺得自己就好像如來佛，我逃不出他的手掌心。”

幾天後，Lei在華人蛇頭的幫助下越過美墨邊境，然後向邊境官員提出庇護申請。按照美國法律規定，移民無論是否以合法途徑入境，均有權利申請庇護。她在移民看守所住了近一個月，期間手機被收走，無法與家人聯絡。丈夫這才發覺不對勁，他輾轉聯繫上了幫助Lei越境的人，詢問她的下落。蛇頭沒有替她隱瞞：“你老婆是偷渡去美國的，你不知道嗎？”

再次在電話里聽到丈夫的聲音時，Lei已經從移民看守所出來了，正在亞利桑那的機場里等待飛往洛杉磯的航班。面對電話那頭暴跳如雷的丈夫，Lei把這些年小心翼翼藏在心里的委屈和盤托出，說完她就掛了電話，然後放聲大哭。

她說，許多年來的辛苦，全部化在了那天的眼淚里。“今後的日子要為自己好好活。”